



霧城秋

艾明之著

霧 城 秋

艾 明 之 作

新 羣 出 版 社

一 九 四 七 年

新羣文藝叢書

霧城秋

編輯者 以羣
著作者 艾明之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初版

一九四五年抗戰最艱危同時也是勝利夢魘一樣突然降臨的一年。

當臘踢保長周其仁的小娃兒買了一小壺大麵回來，由臘踢保長帶頭，隨後是保幹事何德宗，再後是臘踢保長的兩個小兒子，相率在八仙桌旁各據一方地坐下來了。

保長太太從後面廚房端出最後一道熱菜，深怕驚嚇了大家似的，低沉地說：『開水啦，身體』她那黃騰騰的臉子，忽然泛起一點紅意，好像因為自己說了一句多餘的話，因而感到慚愧。她是個常常懷疑自己惹厭人家，被人家討厭的人，整天都陰陰冷冷，毫無聲息地處理自己的生活，和別人的生活。這時她挪開桌面上的菜饌，讓出一塊地方把菜放下，便像做錯事深怕挨打似的，靜悄悄的在丈夫下首坐下。

臘踢保長脫下右腳鞋子，把腳一提，登到老紅木的圈手椅上。隨後在自己面前精巧的小酒杯上斟兩大麵，一面虛應故事地朝幹事何德宗說道：

『你請點酒吧』

何德宗是剛從市府派下來的保幹事。他顯然還不能習慣於目前的新環境，處處顯出拘謹和約束。他忸怩地笑了笑，隨後答：

『我早就說過，我是聞聞酒杯就會醉倒的。』

『你真了不起，』臘腸保長重複着他以前說過不知道多少次的贊譽，『年青力壯一點嗜好都沒有，煙不抽，酒不沾，賭又沒有癮，嫖呢……對於嫖你怎麼樣？』

『沒有，沒有，』何德宗的臉一下紅起來。『那怎麼能來！』

『是哇，煙酒都無所謂，又又麻將也傷不了人，就是那婊子玩上了，可脫不了手哩！』臘腸保長端杯吮了點酒，皺了皺眉，『不過，就是煙酒都不得了咯，光是這個，』他指指小酒壺，繼續說：『一個月都要萬打萬，你算嘛，上面給了我這保長多少嘛？夠得上酒呢？還是煙？』拍下桌子，認真嘆息起來了。

何德宗苦笑着，他對於每天吃飯要坐上個把鐘頭聽臘腸保長訴說家常，感到無可奈何的苦趣。這時，他對臘腸保長的面孔注意起來，整個頭部說來，那該是像一隻蟑螂——三角頭，被

酒燒紅了的小眼睛，塌鼻樑，翹唇皮。他一面不置可否地應合着臘腸保長的說話，一面便強迫自己對那個螳螂頭發生興味，借此打發時間。

但這種研究並不能繼續多久，臘腸保長的話題常常落在他的身上。雖然從他在這裏搭伙那一天起便都是這一套。

『人家背倒說保長好當，』這時他又大發牢騷了，『你又試試看咄！一個月萬把塊錢，就夠養家活口了麼！』

『真的呢，』何德宗不得不應合地說：『地方自治人員真不好幹，這次要不是周保長，我恐怕連吃飯地方都沒着落！』

『還不是！』臘腸保長誇耀地拍下桌子，隨又裝出吃了大虧的樣子說：『這次要不是我啊，你一萬塊錢拿跟誰肯和你搭伙呵！不過……』

由於何德宗在他家搭伙食，他始終認為是一件非常吃虧的事，這下觸痛他的舊創，便突然頓住，惡毒地橫一眼何德宗，不再說下去。

像以前多少次一樣，何德宗臉上灼熱起來。他無意識地拿起筷子，忽然想到主人還不曾開

始吃飯，便又趕緊縮回，偷偷瞥了主人一眼。

臘腸保長端起酒杯，湊近唇邊，忽又驚覺停住，放下，大聲向那兩個瞪視着他的兒子喝道：

『還不叫奶奶下來吃飯？小狗食的！』

望着小兒子上樓去的背影，臘腸保長不快地咕嚕道：

『人都老得燒不酥了，還像十八二十的姑娘家一樣呢。』豎起筷子，用力在桌上擊了一下，七分賭氣三分不耐煩地：『先吃起來吧，讓她老人家慢慢摸好啦！』

周老太婆年紀輕輕的時候便守了寡，赤手空拳的支持着那個空虛的家，把周其仁撫養成。但長年的鰥寡生活，以及鄉閭士紳家對她嚴厲的摧殘，壓榨，漸漸使她變得怪突，吝嗇，刻毒，自從立志吃長素之後，她那脾氣變得更其怪僻乖戾了。

當小孫子上樓來叫喚時，她正坐在床邊沿冷冷地望着樓梯口，彷彿就等着誰來叫她似的。當其發現上來的是小孫兒，並不是往日來的媳婦，心裏先就有點不快。下得樓來發覺他們已經動手吃了，憤怒的情緒便無可抑遏的浮在她那乾癟多皺好像多年陳橘皮一樣的臉上。

『鞋底上塗了金子囉！』她低頭走到自己位置坐下，嘴裏却尖利地咒着媳婦。『大腳大手』

的自己倒不上來，叫小娃兒爬！

保長太太的黃臉，痙攣地抖了一下，害怕似的放下筷子。兒子是習知母親脾性的，祇不快地橫了一眼，便仍繼續喝他的酒。

這，在周老太婆眼裏，認爲是兒子對他輕蔑的無聲的抗議。這感覺，像油一樣滲進她心裏，引得憤怒更轟旺地燃燒起來。她那怪戾的脾氣從心裏伸出手，發出了要把一切都拖進不幸去的慾念，一如她年青做媳婦時從公婆那裏所遭受到的。當她在自己的素菜碗裏，發現一條小魚，她就趁勢發作起來。

「好！你們圍起來哄我，慫我！你們看嘛……」周老太婆把那點小魚摔在桌上，做聲做氣地大嚷。

媳婦沉默着，偷偷朝桌面望一眼，臉上忽然青白起來。

這情形更其助長了周老太婆的氣勢，她陰厲地乾笑着，像似隱晦却顯然毫無顧忌的大聲宣稱，當前正有人嫉妬她，壞她眼紅她目下這份苦糧。緊接着，同以前任何一次一樣，她開始了自己幾十年孤寡生活的苦訴。這也還不能使她滿足；兒子的始終不發一言，無形地徧袒了媳婦，深

深刺痛了她。在一陣訴苦過後，她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憤怒，並且轉換了題目，忽然大聲地哭了。

『笑話！』她猛地拍下桌子，哭着站起來，『你們看我不順眼麼，就請你們當街坊申說一聲，我馬上就走！兒子媳婦半張毛紙我都不沾光的！』

雖則始終未曾發言，對於母親的不滿，甚至厭惡，却是異常顯然的。因此，當母親帶着挑戰的口吻又一次提起這事情，兒子的反感再也無法忍耐了。

『你又走嘛！』臘踢保長斜睨着，慢聲慢氣說：『未必還有誰敢留你！』

『好得很！看就餓得到我麼！』周老太婆拍拍手，悲然揩去眼淚，像隻惡鬥的公雞，狠狠盯了兒子一眼，便衝到樓上去。

但是，當周老太婆用手帕包了一捲什麼，走下樓，一無牽掛似的，逕直穿出堂屋，臘踢保長忽然軟弱下來。他倉忙蹬上鞋子，繞過桌子，搶先在前面攔住。

『你也照顧照顧我的臉吔，鬧出去像啥樣子哇！』他訴說着，忽然放低聲音，『你也不看看，人家何幹事還坐在那裏囉！』

這是真實的，剛才他語氣那麼堅決，鋒利，一半的理由是要在這新來的同僚中樹下威信。結

果恰恰相反。而這相反的結果，一半又是由他自己造成的。因此，何德宗看到他先倨後恭，連帶想到他的混號，他的臘腸，什麼事都做得不清不白的脾氣，便也隱約感觸到了。

「嗨，」周老太婆鄙夷地眨着眼睛，譏誚地說，「難道我聽錯了麼？剛才不是你叫我走喇？」

「完了，」臘腸保長呻喚說，「你還記掛這個做啥子嘛！回去吧，捲包打褂的就真像逃雞樣啦！」

周老太婆雖然還在嗚咽地咕嚕着，埋怨有別人在暗算她，但實際上這場吵鬧的原因，連她自己也不摸不清楚。因此，當兒子趕來賠着不是時，她一氣憤也消散大半了。

「神仙打架，凡人招殃，」臘腸保長指着那兩個掛着眼淚朝他們望着的兒子，苦笑着說，「你看看嘛，弄得老的小的哭喪似的。」

「唷，這麼說來，又該是我錯了。」周老太婆大聲叫起來。雖然這樣，却已全無怒意，咕嚕着，又回到樓上去了。

臘腸保長坐下來，兩杯酒落肚，剛才勉強壓抑下來的不快，便落在何德宗身上。他一來便認定他一個障礙，一心一意便想在起頭時多給他一些苦頭。等到副保長童大爺要他招呼何德宗在家裏搭伙，使他雖然吃了虧時，他要想給他多一些苦頭嚐嚐的想念，更加來得旺盛了。這時，

他趁着酒興，毫無顧忌地奚落何德宗了。

「呵囉」他做聲笑着，「說起來你是大學生呢，這又算啥子啦？跑到地方上來，要不是我肯招呼你搭伙，恐怕連吃飯都掙不周全哩！」

「那是，那是，」何德宗臉紅了，唯唯應着。

「我一個月在伙食上就要貼你萬打萬，」他身體傾前，眯細眼睛，「硬是要從荷包裏拿出鈔票來的呢。可是，又有人說我在巴結你囉，哈哈，說一句不要生心的話，一根燈草沾燈油一是稀的，一是乾的，沾來沾去，還不是我給你沾些去……當然，這是說來玩玩的，不要多心呵！」

何德宗的臉痛苦地痙攣着，但仍得勉強鎮定，連連答應着對方的話，屈辱的悲哀注滿他心腔。

接着，臘腸保長更加大聲地暢笑着，埋怨着保長這事情太容易損傷街坊感情，幾次向上面提辭呈都被挽留，自己在這一兩年裏墊貼了多少錢。在這些談話上，最主要的，在褒揚自己，同時竭力使面前那已經很可憐的幹事心裏受傷，所以，等不到臘腸保長吃飯，何德宗匆匆忙忙塞飽自己肚子，借故便溜了出來。

何德宗是剛從上海冒死犯難逃出來的。當他滿懷着新的憧憬跑到重慶，這眩耀於萬萬千千淪陷區人民心中的地方來時，他像被人欺騙了，上了大當，感到一陣難堪的失望。同上海一樣，這裏也有汽車，有電影院，有咖啡廳，有新建的舞場，但這表示了什麼呢？他更多看見了的是疾病，飢餓，死亡，剝削，墮落，一切不良的社會制度所產生的一切惡劣情形。一種難忍的幻滅的悲痛深深撼動了他。

原來他在重慶有一些親戚。他走去尋訪時，這才發覺他們大都已经離去。生活的恐慌立刻落在他面前。他找不到事做，又得不到家裏的接濟，他每天徜徉在重慶的窮巷僻道間。就在這時候，他重新感觸到四川人民特殊的痛苦的生活，以及吃驚於四川士紳階級所保有的雄實的封建勢力。因此，當一個在旅館裏相熟的朋友，紹介他到市政府，而且被派到這裏充任保幹事，他的確曾一度因好奇而興奮過，但也和他到重慶來所收穫的一樣：失望，沮喪，悲哀。

他來報到那一天，經過好多人指點，他才在勇義社茶館上找到他的上司；臘踢保長一隻腳提到條櫬上，敞開領子，正在唾沫飛濺的談着最近物價高漲的情形。

『嗨！』他激越地叫道，『那股漲勁才唬人呢，一張就是一個對滾！商人那一個不嘻眼咧嘴的——唉，娘賣麻×，今春我不開那倒頭店，拏來買貨物囤起，這還不興起啦！』

這時，何德宗走了進來。他略帶驚惶地向週圍望了一眼，因為臘踢保長就坐在進口邊上，便湊近去低聲問道：『請問，周保長在這裏嗎？』

臘踢保長默以為又是保上的人找他麻煩，閉起眼睛，裝着不會聽到。停停，他忽然驚覺，感到了音調的陌生，便又略帶厭煩略帶驚訝的睜開眼睛。

當他睜開眼睛看見何德宗，驚愕的表情更顯明從他面上蔓延開來了。

『啥子事嘛？』他問，先不回答，一面極力在自己的思念中忖度這人的來歷。想到最近盛傳市府私下派人來調查各保的情形，他不禁吃驚了，慢慢地站了起來。

『有啥子貴幹？』他重複着，努力裝出一個笑臉，指指自己鼻子，『我就是吔。』

何德宗驟然感到不好意思了，他囁囁着，從口袋裏拿出一封信，那是市府的委派令。

臘踢保長的臉子一下變了色，詳細細細把委派令看了兩遍後，方才吐了一口氣，放下心裏的石頭。接着，不屑地打量了對方兩眼，慢慢坐下，臉上重又現出卑夷的神氣。

『你坐嘛！』他把身體讓了一讓，並沒有認真讓客人坐的意思，隨即又自己坐落下去。

『何幹事是那一個碼頭的？』半響，聽出了口音的不同，臘踢保長帶着『袍界』的暗語，忽然問。

『我是上海人。』何德宗據實回答。

『呵呵，』臘踢保長霎了一下眼睛，決定對方不是『袍界』的人物時，顯明的懷疑、歧視、鄙夷的神情便從眼裏放射出來。

他開始敘述地方工作的困難，待遇少，工作重，毀多譽少，並且把前任舉做例子，那就是因爲擔負不起這工作，做了兩個月，借故說生病不辭而行的。

『你看多氣人哪！』他激憤地說，『你知道這種工作的困難嘛，你就不要來了呢。既然來了，喔，佔到毛廁又不屙屎，啥子都沒有做出來，這也不說囉，他還跟你撒一地爛屎，連屁股也不擦地就跑了。這才真叫氣人哩！』

何德宗直視着臘踢保長的臉子，注意地諦聽着。當臘踢保長誇大其詞地擴大地方工作的困難時，他的確暗暗感到吃驚，但絕沒有一絲如臘踢保長所希望的，知難引退的念頭。因此，對於臘踢保長所說的，不會想到其他的表示，只是唔唔哦哦地應合着，並且，當他發覺臘踢保長也在注視着他，立刻發生另外一個想頭——以爲對方在測驗他對工作的態度，於是他趕緊申明了。『那是當然的，』他不安地笑着，『事情開頭總是難的，但祇要保長隨時指點，這些困難我會用全力去克服的。』

臘踢保長敞聲笑了。何德宗的誤解，在他認爲是一種可笑的愚蠢無知，斷定再把困難情形說得更嚴重一點，對方也不見得就會嚇倒。於是，中斷了剛才的話語，而且對這新來的人也不再表示熱誠，把頭一甩，管自和旁邊的茶客擺起龍門陣來。

而何德宗並不難堪於這種冷漠的態度，他沉落在自己的沉思裏。以前存在他腦子裏的，要建立一個真正自治的地方行政的理想，又帶着浪漫的色彩，衝擊着他的心。他彷彿看見在自己的努力中，貧困的，飢餓的，勞苦的，大多數在與生俱來的苦難的日子中生活的人，高高興興地站起來，而且快樂地歌唱自己的生活了。他重新考慮了剛才所聽到的困難，在覺得自己有能力可

以尅服時，笑容在心裏默默地開放了。他抬起頭，看見週圍彷彿都在縱聲說笑着，忘記了他，雖然有點不快，很快的又釋然了。在週圍的談話略一停頓中，他開始追問臘踢保長，以後的生活和工作情形。

臘踢保長帶着顯然不愜意的臉色，從衆人的閒談中退出來，聆着何德宗向他提出的各種疑問。好幾次他揮動着手，好像要切斷對方，但這全都沒有被何德宗注意到。一直到何德宗把他熱情的略微顯得慌急的疑問說完後，他才禁不住笑了起來。

『哈哈，何幹事噯，』他向後笑仰着，眯起眼睛暖着何德宗，『說句不要多心的話呵，你還以為到這裏來當官的噯，說實話，這裏是什麼都沒有的呢，呶，招牌一掛，』他指指茶館門邊『重慶市第×區第×保辦公處』的白漆招牌，『什麼都在這地方了。』他拍拍茶桌，神氣飛越地說，似乎對於何德宗幼稚的疑問感到滑稽。

由於某種無法解釋的理由，何德宗臉紅了。『哦哦，』他吃吃地說，『那麼，那麼吃睡的地方呢？』

『那裏準備有吃睡的地方呀！』臘踢保長停止了笑，忽然感到問題對於自己的威脅『市

府一共每月才發五百塊錢的辦公費，難道窮保長還能造宿舍，起食堂麼？」

『那怎麼辦呢？』何德宗嘖嘖着，一切希望和理想，在實際的生活問題上，頓時顯得空虛了。

『這我也沒辦法吶！』臘腸保長躲閃地說，忽然身體傾前，低聲地聲明道：『不是我保長不幫你的忙，實在沒有辦法哇，前任幹事還不是這樣走的？』他望望週圍，然後裝出一付同情的臉色：『上面也真是祇要宮娥腰細，不管人家餓死的呢！那幾個薪水錢，說老實話買得了油還是添來衣服嘛！所以地方自治工作，誰幹上了都非得跳岩不可的！』

這些話像刀子一般擲中何德宗心頭。他自信對於工作上的困難，有方法能夠解決。但撞在這生活上的難題，他便束手無策了。

『周保長，這事情總得請……』

茶館外忽然走進兩個人，打斷了他的話。其中一個，穿着白紡綢短衫，手戴白玉鐲子，唧着長得觸地的旱煙桿，大聲地叫進來。

『都在場嗎？我跟大家介紹一下。』他招呼着後面那瘦個子，一同坐在下首，接着說：『我跟你們介紹一下。這是……』